

223877

東坡七集
(上)

中華書局印行



東坡七集

178888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鈞齋校
刊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

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而已然韓柳曾王之全集自李漢劉禹錫趙汝礪危素之所編次皆已傳刻至今盛行于世歐陽文惟歐所自選居士集大蘇文惟呂東萊所編文選與前數家並行然僅十中之一二求其全集則宋時刻本雖存而藏于內閣

仁廟亦嘗命工翻刻而歐集止以賜二三大臣蘇集以工未畢而

上升退矣故二集之傳于世也獨少學者雖欲求之蓋已不可易而得者矣海虞程侯自刑部郎來守吉謂歐吉人吉學古文者以歐爲之宗師也嘗求歐公大全集刻之郡費以幸教吉之人矣既以文忠蘇公學于歐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復徧求之得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

仁廟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閱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并刻之以與歐集並傳于世既成教授王君克脩請予序公爲人英傑奇偉善議論有氣節其爲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蓋當時所未有其文名蓋與韓柳歐曾王氏齊驅而並稱信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嶽人所快觀而欽仰者奚庸序爲獨惟程侯今日所以傳刻之意則不可不序以見之也蓋公文全集初有杭蜀吉本及建安麻沙諸本行于世以歲既久木朽紙弊至于今已不復全矣茲幸程侯慕仰昔賢思其簪述亟爲

尋訪俾散亂亡逸者悉收拾之彙爲一集傳刻於世使吾郡九邑之士得而觀之皆知學古之作而無浮靡之習四方郡邑之廣以至遐裔之地亦必因以流布而皆有以沾其賸馥後之君子將轉相摹刻以傳又可及於久遠則侯之幸教學者之意非獨止於一郡而達之天下垂之後世無窮焉是其有功於蘇文豈不亦大矣乎予故樂而爲之序成化四年春二月朔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國史副總裁前翰林學士兼經筵官郡人李紹序

宋孝宗御製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疊疊忘倦常實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之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蠹賊

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

倚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

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

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

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

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軾

宋贈蘇文忠公太師制

勅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况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譽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數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讜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感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噫嘻萬口然而其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固習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畧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消譏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沐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三歲而竭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則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與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遺則均及鄰里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無事不意今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唇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醇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後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事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識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燒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待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諫固未必皆賢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謔交至公議所在亦知諫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試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歸治功異焉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試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數御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載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劾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

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賦賦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
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徒知徐州河決曹
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特洩城
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賦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
守吾在是決水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賦請武衛營呼
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
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斧
鉏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南日夜
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賦慮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
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
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徒知湖州上表以謝又
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
李定寄書何正言撫其表語並錄藥所為詩以為諷
誘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銀錢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
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賦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
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
輒為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
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
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
有曰蘇軾黜居思谷關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
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
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
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軍此今西方用兵連
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
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
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
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
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軾曰今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曰今之
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
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
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若之軾謂惇曰
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辭於蜀
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踐
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
君實乎惇以為然光復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
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何期久
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希期久
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

以待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
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
快卿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
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
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
局賦與其選賦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
於差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
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
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
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
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
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
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
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
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
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
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
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
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不反覆開導觀其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軾首肯
之嘗讀祖宗實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
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力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
鎮戍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成衰
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
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
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
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
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才奇才但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此先帝意也先
帝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耳
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樞密
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寒未罷言軾寬其禁約
使得盡技巡捕內侍每推辱舉子且持暖味單詞詆
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
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
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郡處後事以譏太皇太后
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確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確則於太皇太后后仁政
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於出

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其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賦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蠲粥藥劑遺使被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賦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緒得二千復發臺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資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槽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槽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賦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障以為湖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對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換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善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季義往告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船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載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擾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震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賦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凌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水雖為太湖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賦復言三吳之水雖為太湖太湖水常欲淤塞江路而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待挽者

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抗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儼飲食必稅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繼除右丞改翰林承旨繼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賦在翰林數月復以請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湖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頤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賦始至頤道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順流頤地為患賦言於朝廷從之鄰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賦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于朝廷朝廷以直方為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戰刺獲之朝廷以直方為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賦當選以符會其考賦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賦請復舊從之未聞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賦為歲導駕入太廟有緒繼轎車并青蓋轎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賦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賦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賦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賦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賦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賦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當戎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

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鑄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食汗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贖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帳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公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居有司猶謂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鐵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僮人運甃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數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軾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行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蓋古不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易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傳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

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
其文實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
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大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
俱善爲文邁薦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
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
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康永獨過軾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
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
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
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
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郟
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
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
軾爲大坡也其叔輟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
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籀籍節笈筆箋
前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
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施諸賢以問其師
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頗頗當
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
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
州器識之閱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
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
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
至於禍患之來卽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
也仁宗初讀軾職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
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
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
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
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
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
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東坡先生年譜

五辛王宗稷編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建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若以磨蝎為命推之則為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為辛丑十九日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登濟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極直讀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和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嘗夢游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細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蘇曾令作夏民

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蟻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讀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謝成都賜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驪詔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韓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于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書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

館子與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先生第一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勝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割裂為文諷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宣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二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之陂疏召渠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啓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按先生有應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耆叟及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十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于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卿為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

詩考之云顧免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于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于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于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苦蔭閣記云載四苦蔭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為先君捨施為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按鄭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安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侔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奇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

荆公欲變科舉 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以雜事劾奏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用逐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暮返舍題一詩于壁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茶詩催試官考較試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序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月運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埧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老七絕及作山村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湖詩寫于安濟亭上及作 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略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詢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略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脩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納侍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年二十四歲月考之熙寧三年卒于惠州年三十四歲乃知納朝雲是在是年矣朝雲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

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動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密與楊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為錢公轉作哀辭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是年又作龜澤先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贊必在是年矣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郡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壽國素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零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掃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 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

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住西
京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
顏長道送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
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
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適子高聞與仙人周瑞
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 旨賜錢二千四百
一十萬起夫四千二百三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
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禦水 勅記併刻
諸石為熙寧防河錄云西即徐州城之東門為
大樓至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
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
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
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
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
會乃適逢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月黃樓作古
詩一首云去年重陽時不可說南城夜半千鐘發
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
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魯直古風
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
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
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
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
立子欽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
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
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
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
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
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
為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
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
生遊子立東歸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
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即昆仲及兒
子邁遊城觀荷花登岷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
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
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竹詩谷
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子在湖州

三年庚申

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
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
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子得罪於吳興
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子出郊曰
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取子家致之南
都又按先生上文潯公書云其始就逮赴獄有
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
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
圍經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
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
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
竹柏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 太皇太
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
泣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
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
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
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猶有百日歸
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論百日
矣

先生年四十五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
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
為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備手河堤上
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四日也至十八日
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
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師中字師中眉州人
嘗伴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
詩謝渾居寺詩至岐事訪故人陳慥季常為留
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
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
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
郡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
有詩迎之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
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院師
為先生作竹下開樽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
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小
院閑門風露下蓋懷在徐州與張師厚子立
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
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

東坡集年譜

六年癸亥

七年甲子

11

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
詞中有坐見黃州再聞之句按東坡圖云郡人
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
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
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
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
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尋陽宮
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
山有記遊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
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
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元寺主僧
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嫩玉亭三峽
橋詩與德老同遊西林有贈德老及題西林壁
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傳長老其序云圓
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
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偈公蓋先
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即
爲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
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按賊李志
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
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
州雲庵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
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
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日
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
遣譯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
往來陝右雲庵驚曰戒師右人也暮年棄五祖
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
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
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適遠三篇子
詩端午遊真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爲留
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
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途中又
有送沈遠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
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
輕萬里過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雅熙塔
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
余年十七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
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懷又有跋李志中
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

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略云今
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
候 朝旨又考縣賦驛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
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驛賦驛試筆云今
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
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
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
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
是以成數爲十年矣過海州漢高麗館壯麗作
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
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
有休嫌五日忽忽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及題
楞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
居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政賜銀絹
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
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鐘
銘又作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
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 神御於
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
觀寺院祈雪祝文五獻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
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禮充學官及除內
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
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全寄賀君詩其序云
元祐二年冬來京師十數日公留之不可又有
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
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與
國寺大祖書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
室院予去三十一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
於是余往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
祐丁卯恰三十一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
脩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 神宗皇帝
神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 神宗皇帝
御容祝文五獻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
祈雨祝文景靈宮天興殿開海井眼祭告里城